

都兰趣话

[法] 巴尔扎克 / 著

施康强 / 译

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010518949

都兰趣话(下)

[法]巴尔扎克 著

施康强 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[内蒙]新登字第 1 号

都兰趣话(上、中、下)

[法]巴尔扎克著 施康强译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科技分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5.5 字数:430 千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2004 年 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204-02648-9/I·461 (全 3 册)定价:80.40 元

码，既有丈夫又有情人，就此满足，不想再中第三个号码的女人，委实难觅。此乃人间奇迹，明白了吗？你们这帮木瓜脑袋，黄口小儿，愚人笨伯！所以，你们应追认不点太太为贞女节妇，载入史册，然后你们去忙自己的营生，容我把故事讲下去。

列位知道，有一号女人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坐不能老老实实待在一个地方。她们东游西逛，上窜下跳，寻寻觅觅，风风火火，一贯心猿意马，朝三暮四，轻佻肤浅，明明捕风捉影还以为是追本穷源。话说不点太太可不是这一号人。她是贤妻，不是坐在椅子上便躺在床上，如蜡烛台一样随时备用，执法官一离家门她就等待情人来监，情人一走就准备接待丈夫。这个好女人用不着靠梳妆打扮来压倒别人家的太太。她自有更简便的方法，只消利用自己的青春妙龄，朝关节里加点油便能走得更远。列位现在知道，执法官和他太太是何等角色了。再说不点执法官的副手——婚姻这活计太繁重，两个男人合起来干才能胜任——是一位大领主，很不讨国王喜欢。这一点在本故事中至关重要。当时的大统领是条原籍苏格兰的硬汉，他在一个偶然场合瞥见不点太太，就想找个上午与她谋面，——也有人说是想谋她的身子——以便用数念珠做祷告的时间从容交谈做学问的事情，或者做事情的学问。这个想法自然不悖基督徒为人之道，或者说符合为人的基督徒之道。不点太太想必自以为博学多闻，竟然不愿向大统领求教请益。上面说过，她本是规矩、正派、贞节的良家妇女。大统领派出许多信使说客，横说竖说，好说歹说，就是无效，气得他指着自己的大号黑“高克杜叶”发誓，非把这婆娘的情人宰了不可，即便那人是朝中显贵也不放过，可是他未发誓要报复那娇娘，这证明他是个好法国人，因为逢上同样情况，有的人恼羞成怒，会拳打脚踢毁掉整个铺子，本来杀三个人就够，他会杀四个凑数。国王和他心爱的索黑尔夫人在晚饭前玩纸牌消遣，大统领先生指着自己的大号黑“高克杜叶”当着他们的面发誓，正中国王下怀，因

为他早想除掉这名令他十分讨厌的贵族了。假手大统领拔掉眼中钉，甚至不劳自己念一遍天主教经，岂非大妙。

“可是，您怎么才能开脱干系呢？”索黑尔夫人娇态可掬地问道。

“哈哈！”大统领答道：“夫人请相信，我可不愿丢掉自己的大号黑高克杜叶。”

这大号高克杜叶究为何物？啊哈！列位翻遍古书旧籍，枉自眼睛发酸，也考证不出所以然的，不过这必定不是什么要紧东西。话虽如此，还是鼓足勇气，全力以赴去寻找吧。“杜叶”在布列塔尼是“妞”的意思，“高克”义为带长柄的平底锅，拉丁方言叫“高库斯”。法语从这个词演变出“高庚”，义为一个人专门用油锅煎烹爆炒炸焗焖炖，无所不吃，因此在上一顿和一下顿之间什么也不干，于是变坏，变穷，穷极无聊就去偷盗或者乞讨。博学之士由此即可推出结论：所谓大号“高克杜叶”乃一种厨具，形似壶状，宜作油炸小妞之用也。

“这么着，”大统领里希蒙德老爷说道，“我派这个执法官出一趟差，让他到乡下去一昼夜，为了国王陛下的安全而搜捕几个涉嫌里通英国佬、叛主卖国的农民。那对小鸽子知道这丧门星不在城里，必定高兴得如丘八领到一块表的赏赐。假如他们双双幽会，我就把执法官召回来，叫他用国王的名义搜查那所房子，当场结果我们那位朋友的性命，谁叫他自夸独占方济各会修士来着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绝代佳人问道。

“此乃妙语双关，”国王笑道。

“走吧，吃饭去，”阿涅丝夫人^①说，“你们不安好心，对良家妇女和僧侣都不知尊重。”

不点太太早就盼着能与情郎共度良宵，在他的住所里翻跟头

① 即索黑尔夫人。她的全名是阿涅丝·索黑尔。

作乐,那里她就是扯开嗓子吼叫也不会惊动邻居。在执法官家里她怕闹出声音来,只能做些小动作,搂抱舔吮,不敢撒野,因而心里一直痒痒的,不知纵横驰骋是个什么滋味。所以第二天中午十二点,这位姣好娘子即派她的贴身女仆前往那贵人家里,告诉他执法官因公外出。那女仆平时得过贵人不少礼物,对他颇有好感,关照他好生准备取乐,并且整治一顿美餐,因为贵人既为执法官代劳,到晚上必定又饿又渴。”

“好的,”贵人说,“告诉你女主人,我绝不会让她挨饿的。”

该死的大统领已布置手下人在贵人的住所四周窥伺动静。他们见这多情郎君一心成其好事,备下许多香水,大量酒肉,便去回禀主人,说道一切不出他所料,他报仇雪恨在即。大统领闻言搓了搓双手,心想这下该让执法官上场了。他派人向他传达国王的专令,要他立即返回城内,到该贵人的寓所去捉拿一名英国爵士,因该贵人涉嫌与此英国人朋比为奸,图谋不轨。不过在执行该命令之前,他应先到国王宫中听国王陛下面授机宜,以便在办案时不失必要的礼貌云云。执法官以能与国王当面说话为荣,高兴得好象自己当上了国王,急如星火赶回城里,此时那一对情侣在一起做晚祷,刚念到第一句经文。绿帽王国及其属地的君主喜欢捉弄人,他巧作安排,所以当不点太太与她心爱的贵人老爷唧唧啾啾之时,她的夫君正好与大统领和国王说话,夫妻俩同时称心如意,这在婚姻里可是罕见之事。大统领见执法官走进国王的房间,就对他说:

“我刚才跟陛下说,王国境内任何人只要捉奸捉双,都有权杀死他妻子和奸夫。可是陛下仁慈为怀,他说只有杀死骑马人才是合法的,对那母马应放它一马。我的好执法官,您也有一小块可爱的园地,天上和人间的法律都授予您独自在那块地上耕种、浇灌、培育花卉的权利。万一您遇上一位贵人擅自闯入禁地,您拿他怎么办?”

“我会大开杀戒，”执法官说：“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是花还是种子，是口袋、木柱还是滚球，是青草还是草地，是公的还是母的，统统要它们的命。”

“您这就错了，”国王说，“这样做违背教规和国法。违背国法，因为您会使王国少了一位子民，违背教规，因为您不等弑害者受洗就把她打发入地狱。”

“陛下，我钦佩您博大精深的智慧，我确认一切司法权力皆由您授予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只杀死那骑士？”大统领说，“阿门，您就宰了那骑马的小子吧。赶快到涉嫌谋反的那位贵人家中去，不过得留神，别让人家把干草塞进您的犄角，也不得对这位贵人失礼。”

执法官自以为只要不辱使命，便能晋升为法国的掌玺大臣，当即兴匆匆离开城堡，来到城里，召集他手底下的人，赶往贵人寓所。他在四周设下伏兵，另派军士堵住房屋的出路，以国王的名义轻声推开大门，升堂入室，询问仆人们主人何在，把他们全都关押起来，然后独自上楼去敲卧室的门。屋里这对情侣各执您知道的武器正在鏖战，杀得天昏地黑之际，忽听到门外有人喊道：“开门，以吾主国王陛下的名义。”

小娘子听出自己夫君的声音，不由一笑，因为她没有等待国王下令便去做上面说的事情。笑过之后，她才感到害怕。贵人拎起大氅披在身上，走到门后。他不知道事关自己的性命，对来人自称在朝为臣，是国王的侍从。

“果真？”执法官问道，“我奉国王陛下之命而来，您必须立即接待我，否则以反叛论处。”

贵人这才掩着房门走出来：

“您来搜查什么？”

“国王陛下的一名敌人。我要求您把他交出来，并且与他一起随同我前往城堡。”

贵人心想，这必定是大统领搞的鬼，我的心上人拒绝了他，他便蓄意报复，祸已闯下，须设计脱身才好。想到这里，他转过身面向执法官，孤注一掷，如此这般开导这位戴绿帽的大爷。

“我的朋友，您知道我相信您对女人家特别尊重，当然是在您的执法官的职司允许的范围之内。既然我信赖您，就实话实说吧。我这间屋子里躺着朝中长得最俏的贵妇。至于英国人，连个影子都没有，还不够派您来的里希蒙德先生吃一顿便饭的。我把底细都告诉您。这件事，其实是我与大统领打了个赌，她又与国王合伙下了赌注，他俩自称知道我心上的贵妇人是谁，我打赌说他们不知道。英国人夺走了我在庇卡底的领地，所以没有人比我更恨英国人的。说我通敌，派司法机关来抓我，这一招太毒了。嚯嚯，大统领先生，您不比国王的一名普通侍从高明多少，我自能叫你无计可施。亲爱的不点，我允许您任意搜查，连日连夜翻腾我住所的每个角落。不过我只让您一个人进这间屋子，爱怎么搜怎么搜，搬开床铺也行。但有一条，这位佳人与大天使一样没穿什么，您得让我找一面旗子或者一块帕子给她遮盖几分，否则您会认出来她是谁的妻室。”

“那好，”执法官说，“不过我可是只老狐狸，在我面前要什么花招都不管用。我要确认这是一位朝中贵妇，不是英国人。我知道英国人的皮肤又白又光滑，与娘儿们的一样，因为我亲手处置的英国人为数不少。”

“也罢！”贵人说，“既然人家恶意控告我犯上作乱，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这就去请求我的女友暂时不顾羞耻。她那么爱我，必定同意帮我洗清罪名。我要求她背过身去，既让您看到她的模样又不至于连累她。您自会认出这是位高贵的夫人，虽然她的处境有点尴尬。”

“就这样。”执法官说。

那婆娘竖起耳朵听得一清二楚，已把自己的衣服叠好，塞在

枕头底下。她把衬衣也脱了。因为她怕丈夫可能认出来。最后她用一条单子裹住头脸，露出肉鼓鼓的背部，粉红色的脊梁在那背影中间形成一条优美的分界线。

“进来吧，我的好朋友。”贵人说。

执法官检查壁炉，打开衣柜、衣箱，搜查床底下、窗帘背后、每个角落。然后他开始打量那背影。

“大人，”他斜眼看着原本合法属于他自己的东西，说道，“我见过英国小伙子也有这般身材的。请原谅我在执行公务，需要换个法子看看。”

“什么叫换个法子？”贵人问。

“就是看那人的另一面，或者说另一个的那一面。”

“那么，您得让夫人多少穿点衣服，尽可能少暴露我们男子的幸福所系之处，”贵人说道。他知道那婆娘身上有几个雀斑，很容易辨认，“您先侧过身子，也好给我亲爱的夫人存点体面。”

好个婆娘冲情人一笑，给他一吻以褒奖他的机敏，然后她把自己包裹得恰到好处，仅露出需要显露的部位。当丈夫的这下把老婆从不让他看到的地方看个一清二楚，确信任何英国人不可能有此身段，除非是个窈窕的英国女子。

“是的，大人，”他贴着自己的副手的耳朵说，“这位确是朝中贵妇，因为民间妇女身上那块地方没有这么高，也没有这么香。”

然后他搜查整个寓所，也没找到英国人的踪影。他遵照大统领的交代办事，先回到王宫去复命。

“那家伙送命了？”大统领问。

“谁啊？”

“那个给您戴绿帽的人。”

“我在那位贵人的床上只见到一名女子，贵人与她正在取乐。”

“你亲眼看见这女人了，王八蛋！你竟然没把你的情敌干掉！”

“不是一名平民女子，而是朝中贵妇。”

“你看清了?”

“不但看清,而且两面验过。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国王忍不住大笑。

“陛下恕我不恭,我的意思是我把正面和反面都检查过了。”

“敢情你认不出你婆娘那块地方的模样,不长记性的老家伙?你只配绞死!”

“我十分尊重我太太身上您提到的那块地方,从来不去看它,何况她奉教虔诚,宁可去死,也绝不让人看到那个所在。”

“没错。”国王说,“那个所在生来不是给人看的。”

“老高克杜叶,她就是你老婆,”大统领说。

“大统领阁下,贱内此刻在家睡觉!”

“走,走,闲话少说!上马!快走,假如她正在你家里待着,我只抽你一百下牛筋鞭子。”

用不了穷人倒空教堂捐款箱的工夫,执法官跟着大统领已抵达自家门口。手下人高声叫门,扬言再不开门就要拆房子了。那名贴身女仆终于出来开门,她一边打呵欠一边伸着懒腰。大统领和执法官一头冲进卧房,好不容易才叫醒女主人。她装出受惊害怕的样子,但见她眼角沾满眼屎,足可证明已睡了很久。执法官得意洋洋对大统领说,准是别人谎报军情,而他妻子是正经妇道人家。那婆娘满脸惊讶的神色,做得也真象。大统领无奈只得撤走。执法官于是动手脱衣服,打算早早上床,因为这场风波使他挂念起家中的娇妻,正当他卸甲冑、脱裤子之际,好个婆娘依旧不胜诧异,开口问道:

“嘿,小乖乖,这位大统领老爷和他底下人是从哪儿冒出来捣乱的?为什么要来查看我是否睡着了?莫非大统领还要管别人家两口子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,”执法官打断她的话,然后把自己碰上的事情对她学了一遍。

“这么说，你没得到我的允许，就看了朝中一位贵妇那要紧地方！啊呀！哎哟！不得了！了不得！”说着她开始哼哼唧唧，怨天怨地，喊叫吵闹，弄得执法官目瞪口呆。

“哎，你怎么了，心肝？你想什么？你要什么？”

“哼，你看到朝中贵妇长得什么模样，今后再也不爱我了。”

“你可别瞎说，心肝，她们都是有身分的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知道，她们身上哪儿都大得出奇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笑道，“这么说还是我比她们强？”

“那可不！”他眉飞色舞说道，“正好差上半尺。”

“她们得到的快乐必定更多，”她叹了口气说，“既然我尺寸小还尝到那么多甜头。”

交谈至此，执法官找到一个更有力的论据来劝喻他的好妻子，于是他便使用这个论据，果然奏效，因为她最后相信，天主为小号部件也设计了大喜大乐。

本故事说明，谁若戴上绿帽，别人想尽法子帮他摘也摘不下来的。

杜普奈修道院享天福的院长 阿玛多高僧的故事

某一细雨蒙蒙日，夫人小姐们本来性喜潮湿，有机会待在室内，让她们不讨厌的男子守在裙边，理应高兴。昂布瓦斯堡内王后的卧室窗口，旗幡底下摆着一张椅子，王后坐在椅中以编织一幅挂毯消遣。不过她的心思不在手中的针上，但见她望着落入卢瓦尔河的雨脚出神，一言不发。她的女伴们学她的样，也个个若有所思。好国王与朝臣们在小教堂做完星期天的晚祷后回来，此时在室内另一个角落与他们闲谈。待他把趣话轶事讲完，道理说透，才发现王后神情悒郁，贵妇名媛们也满脸愁云。他注意到她们皆已婚配，尽可言无禁忌，当下说道：

“喂，我怎么没瞅见杜普奈修道院的院长？”

那名僧人闻听此言，立即趋到国王跟前。当年他因接二连三告状，搅得国王路易十一不得安宁，便命令宫内执法官把他除掉。本书第一卷有关这位国王的故事里已说过，由于特里斯唐先生弄错了人，这名僧人才保全了性命。话说这是位得道高僧，他的德行随着身体发福而长进，他的机智在头脑里盛不下，便化为红润鲜丽的血色映在脸上。他深得朝中贵妇们的青睐，她们每有宴请都不忘邀他入席，用美酒、点心和佳肴款待他。似这般佳客天生一口好牙，三寸妙舌，说的趣话之多决不亚于他们嚼碎的食物，做东道主的自然喜欢。这位修道院长其实一肚子坏水，他身穿道袍，对夫人小姐们讲的都是风月故事。众女子听得津津有味，过后才皱眉头。这也难怪，因为总要等听完了，才能判断是非。

“我尊敬的父亲，”国王说，“在这黄昏时刻，夫人小姐们的耳朵可以听一些艳闻秘史了，因为她们或者笑而不脸红，或者脸红而不笑，反正谁也看不清。给我们讲个好故事吧，我指的是僧侣的故事。我很乐意听个故事，既为自己开心，也供夫人们消遣。”

“为使陛下高兴，我们顺从您的意志，”王后说，“虽然院长先生的故事往往讲过头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”国王转向僧人，说道，我的父亲，那就给我们宣读基督的训诫吧，也好让夫人消愁解闷。”

“陛下，我目力不济，何况天色已黑。”

“还是讲个故事吧，不过不要讲到裤带以下的部位。”

“哈哈，陛下，”僧人笑道，“我转述的故事到裤带为止，不过它是从脚跟开始的。”

在座的贵人们对王后与贵妇们百般劝喻，又是献殷勤，又是恳求，最终王后不好意思峻拒。她不愧为布列塔尼女子，当下对僧人宽厚地一笑，说道：

“您只顾讲好了，我的父亲。您可要在天主面前对我们的罪孽负责。”

“这个自然，夫人。假如反过来您也乐意承担我的过失，这交易对您可是合算的。”

举座皆笑，王后也忍俊不禁。国王走到他的爱妻身边就座，大家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。然后朝臣们也获准坐下。自然只有上了年纪的贵人才告坐，因为年轻人情愿在贵妇们的椅子边上站定，以便在一起私语窃笑。于是杜普奈修道院院长不紧不慢对他们讲述下面的故事，遇到不雅驯的段落他的声音就变得分外柔滑，如笛孔吹出的风声。

少说也是一百年前的事了，基督教世界里争吵不休。因为在罗马出了两个教皇，每人都自以为是合法选举产生的。这个局面

对众家修道院和各个主教的职务大为不利，因为每个教皇都许给拥护自己的人许多特权，结果是各地皆有同一职位任命了两个人的怪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与邻居打官司的修道院既不能同时承认两位教皇，不被承认的那一位必定袒护教务会的手，让他们胜诉。总之这场分裂贻患无穷，足以证明基督教世界为害最烈的瘟疫莫过于教会本身有了外遇。本人忝为闻名遐迩的杜普奈修道院的院长，却说那年月魔鬼拼命要夺走我们可怜的财产，本修道院为维护自己的权益、与一位姓康岱的领主大打官司。这位老爷信奉邪教，崇拜偶像，归附异端，心狠手毒，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，无人不怕他几分。话说回来，他作战骁勇，在朝廷颇有人缘，还是布罗·德·拉里维埃尔老爷的好友，而这后一位老爷是查理五世皇帝的股肱之臣，圣眷甚隆。我们这位康岱老爷依仗拉里维埃尔老爷的权势，便在安德尔河谷肆无忌惮，为非作歹，还想把从蒙巴宗到郁赛一带的地产都占为己有。看官须知，他的邻居畏惧他如凶神恶煞，但求自己能保全性命，便听任他横行霸道，不过都在心里咒他早死，盼他遭灾。他自然满不在乎。整个安德尔河谷，惟有高贵的修道院敢于顶撞这个魔头，因为教会一贯以收容弱者和受苦受难者为宗旨，致力于保护受压迫者，尤其当它自身的利益和特权也受到威胁的时候。这好斗成性的领主对僧侣恨之人骨，最厌恶杜普奈的僧人，因为他们软硬不吃，就是不容他剥夺他们的权利。教会的分裂正中他的下怀，他只等修道院选定效忠哪位教皇，便好图其它的财产，因为他本人准备承认杜普奈修道院院长拒绝服从的另一位教皇，必能得其助力。他回到城堡居住之后，养成一个习惯，只要在自己的领地上遇到神甫，必定百般羞辱他们。在他的领地内一条沿河的小路上，某次一位可怜的修士与他劈面相逢，情急之下，索性跳进河水。他至诚祷告天主，天主果然显灵，托起他的道袍，让他浮在安德尔河的水面上安然漂到对岸。康岱老爷眼见天主的一位仆人因他而狼狈不堪，非但

不生愧怍之心。反而以此为乐。总之这个该死的香客天生应是这么缺德。

那时候，我们光荣的修道院的院长是位冰清玉洁的圣徒，他祷告天主十分虔诚，奉教如此热心，足以使自己的灵魂十次得救，可就是找不出办法搭救修道院不致落入这恶棍的利爪之中。老院长忧心忡忡，一筹莫展，一眼看大祸临头，只有向天主求援，说是天主他老人家绝不会让他的教会的财产蒙受损失，又说天主既使朱迪特^①为希伯莱人伸张正义。又曾使卢克雷蒂娅激励罗马人，必定不会撒手不管杰出的杜普奈修道院；一他还说了别的合情合理的话。可是恕我直言，他手下的僧人向道之心不坚，偏生责怪他处事颞预，反说应该把全省的耕牛都套在天主的大车上，才能使他及早赶来。又说当今之世无处制造耶利哥的号角^②，天主对他的造物大失所望，再也不去关心了，以及其他种种对天主表示怀疑与不满的世俗之见。值此局势混乱可悲之际，一位名叫阿玛多的僧人大受感动，挺身而出。这个名字乃是别人为嘲弄他而送的外号，因为他长得与同名的埃吉潘邪神的画像一模一样，大肚子，罗圈腿，胳膊上浓毛密布如剑子手，背阔腰厚能负重，脸色红润如酒徒，目光炯炯，胡子拉碴，宽额头，肠胃里塞足油水，象是怀着身孕。此外，列位须知，他每天在酒窖的梯级上唱晨经，在主的葡萄园里做晚祷。常见他躺倒在地如遍体鳞伤的乞丐，要不就在河谷里装疯卖傻，赶上婚礼便去祝福，摇撼累累下垂的葡萄串，不顾院长大人的禁令观看洗衣妇晾晒衣服。总而言之他好吃懒做，在教会的队伍中不是一名好兵，修道院里谁也不把他当一回事，只

① 典出《圣经》外典之一的《朱迪特传》：犹太侠烈女子朱迪特用美人计杀死敌将，拯救同胞。

② 典出《旧约·约书亚书》：祭司吹响了号角，百姓随之呼喊，耶利哥城的城墙应声倒塌，希伯莱人遂攻占该城，把它洗劫一空。

是出于基督的仁爱之心才供养他游手好闲,认为他非疯即傻。话说阿玛多既在修道院里得其所哉如猪厩里的种公猪,也获悉修道院已到生死关头,心怀不平,到处走动,拜访每座寮房,在饭厅里倾听旁人的议论。但见众僧一筹莫展,气得他嘴唇发抖,扬言他能搭救修道院免遭劫难。他先去了解争端的关键所在。院长特许他便宜行事,但求拖延官司,不了了之;教务会则许诺,他若能解决争端,必委以出缺的副院长之职。然后阿玛多修士挑了个大雨天动身去找康岱老爷,不但怕撞上门去会横遭凌辱,而且声称自己的道袍里藏着制服这恶人的法宝。他步行前往,一袭道袍就是他的全部行装和川资。不过列位须知,他那件袍子浸透油腻,刮下来的油脂足以养活一位小兄弟会的修士。却说那天大雨如注,灌满了家家户户的水桶。阿玛多望着康岱老爷的城堡迤邐而行,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。等他到达目的地,已浑身湿透如落水狗。他趑趄进院子,找个屋檐底下暂避,静待雨过天晴。他站的地方,从康岱老爷日常起居的大厅可以一眼望到。宅子里正在准备开晚饭,一名仆人看见他,起了怜悯之心,叫他赶快走开,免得撞上老爷,少不得挨一百下皮鞭。那仆人也问他,是谁给了他泼天大胆,竟敢闯进这幢厌恶僧侣胜过大麻风的府第。

“唉,”阿玛多说道,“我是奉修道院长大人差遣,前往图尔公干。假如康岱老爷善待天主的可怜的仆人,赶上这瓢泼大雨,我就不会站在他的院子里了,而是待在他的屋子里了。我祝愿他临终撒手时得到宽恕。”

仆人把这些话对康岱老爷学了一遍。老爷当下就要把这僧人扔到城堡外的壕沟里去,心想对这件垃圾,垃圾堆本是最好的归宿。可是康岱夫人把他拦住了。这位老爷惧内,因为他指望继承岳家的巨额遗产,更因为他妻子是个厉害角色。康岱夫人斥责丈夫说,这僧人可能是个好基督徒,外面下着翻江倒海的大雨,强盗遇上捕快也会予以收留的,应该好生招待这僧人,以便打听杜

普奈修道院的修士们决定拥戴分裂的教会的哪一派。夫人还说，她主张来软的，而不是依仗武力来解决修道院与康岱领地之间的纠纷，因为自从基督降生以来，没有一个领主斗得过教会，修道院迟早会把城堡夷为平地云云。总之她说的句句都是金玉良言，凡是女人阅历深了，需要应付人生的急风暴雨时都会拿出这类通达的见解。下雨天出不去，康岱老爷正在发闷，见阿玛多一副狼狽可怜相，天生是供人取笑的材料，便有意拿他开心，折腾他，用醋涮他的酒杯，让他永世不忘在城堡受到的款待，这位老爷和他妻子的贴身女仆本有私情，于是就委托她去捉弄可怜的阿玛多。女仆名叫蓓罗特，她憎恶修士为的是讨好主人。两人商定计策，她就到屋檐底下找到那僧人，为了诱他上当，满脸和气说道：

“我的父亲，本宅主人屋子里有空位子，壁炉里生着火，餐桌上摆着饭菜，若让一位天主的仆人在外面淋雨，他于心甚为不安。我谨以老爷和夫人的名义请您进屋。”

“我感谢老爷和夫人，不是因为他们如基督徒应做的那样盛情接待我，而是因为他们派来一位天使向我这个可怜的罪人传话。这位天使千娇百媚，我还以为是我们的祭坛上的圣母像下凡呢。”

阿玛多说这番话的时候仰起鼻子，燃烧的眸子中射出两道火光，一下子就打动了这标致的贴身女仆，顿时觉得他既不丑，也不老，更不粗鲁。他与蓓罗特一起跨上台阶，冷不防劈头盖脸挨了狠狠一皮鞭，当下眼睛发花，如看到唱圣母赞歌时点亮的千万支蜡烛。原来是康岱老爷正在惩罚一群猎狗，佯作没有见到僧人，误伤了他。那笑盈盈的女仆知道有这一手，早就灵活地闪开了。阿玛多见此情景，心里明白那骑士与蓓罗特必有苟且之行，何况他在河畔洗衣场上听长舌妇闲言碎语时，已经有所耳闻。却说他走进大厅后，屋子里的人谁也不请他坐下，让天主的仆人晾在门窗之间吹过堂风，冻得全身发僵，直到康岱老爷、夫人和老康岱进屋才有人过来张罗。老康岱小姐是老爷的妹妹，负责教导这家的